抱朴子/外篇/卷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或曰：「古之著書者，才大思深，故其文隱而難曉；今人意淺力近，故露而易見。以此易見，比彼難曉，猶溝澮之方江河，蟲豈垤之並嵩岱矣。故水不發山昆山，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；書不出英俊，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。」

抱朴子答曰：「夫論管穴者，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；習拘閡者，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。蓋往古之士，匪鬼匪神，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，然其精神，布在乎方策。情見乎辭，指歸可得。且古書之多隱，未必昔人故欲難曉，或世異語變，或方言不同，經荒歷亂，埋藏積久，簡編朽絕，亡失者多，或雜續殘缺，或脫去章句，是以難知，似若至深耳。且夫《尚書》者，政事之集也，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；《毛詩》者，華彩之辭也，然不及《上林》《羽獵》《二京》《三都》之汪濊博富也。然則古之子書，能勝今之作者，何也？然守株之徒，嘍嘍所玩，有耳無目，何肯謂爾。其於古人所作為神，今世所著為淺，貴遠賤近，有自來矣。

「故新劍以詐刻加價，弊方以偽題見寶也。是以古書雖質樸，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；今文雖金玉，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。古書者雖多，未必盡美，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，使屬筆者，得辨伐漁獵其中。然而譬如東甌之木，長洲之林，梓豫雖多，而未可謂之為大廈之壯觀，華屋之弘麗也；雲夢之澤，孟諸之藪，魚肉之(有脫文)雖饒，而未可謂之為煎火*敖之盛膳，渝狄之嘉味也。今詩與古詩，俱有義理，而盈於差美。

方之於士，並有德行，而一人偏長藝文，不可謂一例也；比之於女，俱體國色，而一人獨閑百伎，不可混為無異也。若夫俱論宮室，而奚斯路寢之頌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？同說遊獵，而叔畋盧鈴之詩，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？並美祭祀，而清廟雲漢之辭，何臺郭氏南郊之艷乎？等稱征伐，而出車六月之作，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？則舉條可以覺焉。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，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，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，鹹以古詩三百，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。

「且夫古者事事醇素，今則莫不雕飾，時移世改，理自然也。至於罽錦麗而且堅，未可

謂之減於蓑衣；輜車並妍而又牢，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。書猶言也，若入談語，故為知有(音？)，胡越之接，終不相解，以此教戒，人豈知之哉！若言以易曉為辨，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？若舟車之代步涉，文墨之改結繩，諸後作而善於前事，其功業相次千萬者，不可復縷舉也。世人皆知之，快於曩矣，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？